

闻风丧胆

上

(台湾) 雪燕著

黄山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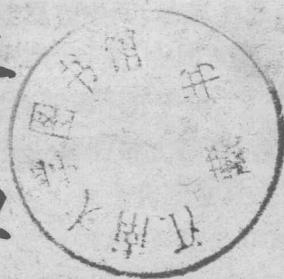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3313

闻
风
丧
胆



雪燕作品专辑之二——

上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黄杉
封面设计:杨学成

书名:闻风丧胆

台湾雪燕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市朝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34.5 印张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 5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80630—150—X/I·26

定价:39.80元

内容提要

武林奇侠阮天华,为查找父亲被害秘密,无意获一武功秘笈。武林各大门派交手纷纷蠢动,欲将秘笈占为有,称霸江湖。

在情仇交错中,奇侠以己绝世之神功,在武林前辈的帮助下,查清形意门内奸,除掉敌对帮派,救出了父亲,并得到华山三姐妹的青睐,登上了武林至尊的宝座。

目 录

一、听涛山庄三变	(1)
二、倒写天字旗	(34)
三、天罡旗令	(66)
四、怪病	(103)
五、居心巨测	(143)
六、误入白鹤洞	(181)
七、紫腑神功	(219)
八、宝剑赠侠	(225)
九、初剑展剑法	(295)
十、诡计难逞	(336)
十一、巧笑倩分	(363)
十二、君山报到	(400)
十三、君山大会	(437)
十四、各展奇技	(490)
十五、大魅武林	(527)

十六、魔女多情	(565)
十七、误会重重	(603)
十八、夜探君山	(642)
十九、深入山腹	(680)
二十、剑劈五煞	(729)
二十一、弃邪旧正	(757)
二十二、大破玄阴教	(795)
二十三、回路追踪	(833)
二十四、扁舟月下情	(872)
二十五、玉佩为证	(911)
二十六、针歼神蛛	(945)
二十七、一统教开坛大典	(985)
二十八、蛛网收九剑	(1025)
二十九、挥手别情郎	(1063)

一、听涛山庄之变

江西的华盖山，昔时兴匡庐齐名，但因较僻，今人知道的已经不多。

华盖山高峻而秀，目有三仙庙，道家说是王郭二仙遇浮丘公之处，明代祠观极盛，又有三茅祠、紫贤洞、时见金登，大如斗升、小如明生，遍照岩壑、光彩动摇，较峨眉尤奇。

华盖目知道的虽然不多，但江湖上人只要提起听涛山庄的主阮松溪，是当今九大门派中形意门的掌门人。

形意门的祖师是岳武穆，宋室南渡，武穆以“形意拳剑”传授乡曲子弟，以御金兵，并为之著谱，遂发扬光大，形意门遂成为大江南北的一个大门派。

阮松溪在大江南北，声名之隆，足可兴少林、武当鼎立而三，尤可贵的是这位阮掌门人淡泊名利，十年前，九大门派集会，公推他担任武林盟主，他再三谦辞，坚不肯就。也正因他坚辞地位崇高的武林盟主，而使得到林同道对他更推崇崇高的武林盟主，而使得武林同道对他更推崇，更景仰。

阮松溪已经六十一岁了，膝下只有一子，取名天华，今年才十九岁，生得玉树临风，聪慧过人，加以家学渊源，不但

拳剑功夫，自幼扎下根基，如今已有五六成火候，就是经史了集，也下过十年寒窗的苦功。

阮松溪时常告诫儿子，读书明理，不作猎取功名的进身之阶，练武防身，不作呈强斗狠的匹夫之勇。

这位掌门人，本来崇奉儒学，也可以说是一位道学先生；但五十以俊，因晚年丧偶，动慕道之心，时常和一些玄门中人往来。

听涛山庄就在华盖山麓，山上就有不少道观，阮掌门人闲居无事，就经常到山上去，和他认为有道之士论经谈道，有时就在山上一住两三天，也是常有之事，后来经常十天八天的不回家了。

好在他早已家务全交给四师弟范叔寒掌管。范叔寒今年不过三十六、七，则他小师弟，最后几年，还是他代师傅艺，自然可以信得过。

这是四月初旬，阮掌门人又上山去了。

因为他经常上山访道，家里的人早就习以为常，并不在意；但这回却只去了三天，在第三天的傍晚时分，就匆匆回来，一脚进入书房。

范叔寒站着道：“小弟正有一事，要向大师兄禀报……”

阮松溪含笑抬抬手道：“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再说。”

“是”范叔寒在他下首一把椅子坐下，欠着身道：“这个月二十八日，是六合门徐掌门五十大庆，他们已派专人送个月二十八日，是六合门徐掌门五十大庆，他们已派专人送来

请柬……”喜庆阮松溪笑道：“你要二师弟去就是了。”

两声悲切的叫声，听得阮福当头如中巨杵，跟着抢了上去，扑地跪倒床前，泪如雨下，叫道：“老爷子，你怎么这样就走了？”

阮天华只叫了声“爹”，扑在床上，已经昏了过去。

范叔寒为人精明，他又是大师兄代师传艺，名虽师兄，情同父师，看到大师兄直挺的死去，心头自是极为悲痛，但他强忍著悲育，先要查看大师兄是如何死的？

此时眼看小侄一恸昏去，急忙举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一掌，叫道：“天华，你醒一醒。”

阮元华被他一掌拍醒，又悲呼了声：“爹……”

范叔寒拭着泪水，说道：“天华，人死不能复生，大师兄只有你一个儿子，你要节哀顺变，坚强起来，愚叔觉得大师兄年岁不大，内功精湛，不该去得这样快，尤其昨明还好好的，不可能说走就走，所以愚叔先要查看大师兄的死因……”

阮天华神情一震，睁目道：“四叔，你说爹是……”

范叔寒追隨大师兄二十多年，见多识广，上眼就已看出大师兄面色有异，只是此时不便对小师侄多说，只是淡淡的道：“不，愚叔只是要查看大师兄是如何过世的？”

一面转身朝阮福道：“阮福，你立即派人去请二师兄、三师兄尽快赶来。”

阮福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

范叔寒转身，仔细在师兄脸发际查看了一遍，然后又解天大师兄衣衫，在项颈、胸腹、背脊等处，极细心的看过，身上丝毫不见伤痕，心中不禁暗暗起疑，就用手开牙关，凝目看了一眼，心头止不住一阵惊栗，迅速把牙关闭上，暗暗忖道：“大师兄会是服毒死的？这简直和大师兄为人大大的不类，大师兄根本没有服毒自戕的理由，为什么要服毒自戕呢？”

阮天华一直站在旁边，泪眼望着四师叔，问道：“四师叔，爹是怎么死的呢？”

范叔寒微微摇摇头道：“愚叔还不敢断言，且等二师兄、三师兄来了再说。”

说罢，放下账子，又道：“天华，我们还是到外面一间去坐。”

阮天华眼四师叔才很伤心，但现在好你威容已减，精神已然振作起来，心中暗暗钦佩四师叔果然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口中应道了声“是”，随着他身后，退到书房。

范叔寒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道：“天华，你也坐下来，休息一回，人死不能复生，务须节哀，流泪痛哭，哭坏了身子，於事无补，一切要等二师兄来了，才能人主。”

刚说到这里，瞥见书案脚踏下，跌落了一本书，这就起身过近书案，俯身把书捡起，那是一册史记，把书放到桌上，又回身坐下。

只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阮福已急步走入，

朝范叔寒道：“回四爷的话，小的已要长根、荣生两人，骑马赶去报讯，大概再有一个时辰，二爷和三爷都可以赶到了。”

“好。”范叔寒目光一抬问道：“你昨晚是什么时候去睡的？”

阮福道：“晚饭之后，小的给老爷子沏了一壶茶送来，老爷子挥挥手，就说：没你的事了，你去睡吧，小的就去睡了。”

范叔寒问道：“你今天一早进来的时候，书房里可有什么异样么？”

阮福一呆，口中哦了一声道：“四爷不说，小的倒忘了，小的第一次进来，天亮不久，平日老爷子就是这时候起来的，小的看老爷子房门还开着，就不敢惊动，后来看到书案上，书翻很乱，还有几本书掉在地上，大概昨晚老爷子书看很倦了，才会掉在地上的，是小的捡起来，放到书架上的……”

范叔寒没有作声，站起身，走近书案，拉开抽屉，只见几个抽屉进面都翻得很乱，好像大师兄昨晚在找什么东西，心中更觉纷团莫释，大师兄平日为人精细，收放任何一件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绝不会乱放，而且自己收藏的东西，也不可能书本中，抽屉中乱翻？这和大师兄服毒自戕，究研有什么关连呢？

阮福看他望着抽屉出神，不觉问道：“四爷，少庄主都还没用饭，小的要他们搬到书房里来，少吃一些，总也要吃一些才好。”

范叔寒道：“这时候我和天华如何吃得下饭？”

阮福道：“那么小的去沏两盅茶来，水总要喝一些。”

说完，返身走出，一回工夫，就沏上两盅茶送来。

阮天华抬头问道：“四师叔，你看爹昨晚会在找什么呢？”

范叔寒道：“这个愚叔也想不出来，但从种种迹象看来，大师兄在临终之前，一定是在找一件东西，而且这件东西，显然和书本有关……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时辰之后，阮福领着两个人直奔书房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浓眉紫酱脸矮胖老者，身穿蓝布大褂，手里般着两枚铁球，他就是形意门的二师兄端木让。

第二个是中等身材，脸色微见苍白，是个沉默寡言型的人，他就是三师兄夏鸿晖。

两人一脚踏进书房，范叔寒立即站了起来，说道：“二师兄，三师兄来了。”

阮天华赶紧跟着站起来，拜了下去，含泪叫道：“二师叔、三师叔，小侄给你们叩头。”

端木让一把把阮天华拉起，口中说了声：“天华你起来。”他目光已经转向范叔寒，问道：“大师兄过世了，他究竟是什么病症去世的？愚兄怎么从未说过？”

说到最后，神情已极凄怆。

范叔寒道：“二师兄、三师兄远来，先请休息一回……”

端木让目含泪光，说道：“不用休息，愚兄先得拜瞻过大

师兄的遗体。”

夏鸿晖道：“大师兄遗体可是在卧室中么？”

范叔寒道：“二位兄请。”

端木让、夏鸿晖不待多说，快步奔入里间，端木让已经忍不住，大叫一声：“大师兄，小弟来了……”

一手撩起床账，看到大师兄直挺挺的躺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扑的一声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夏鸿晖、阮天华也跟着跪下，流泪不止。

范叔寒悄悄走上，在二师兄身边说道：“二师兄，大师兄已经去了，哭也无用，小弟认为二师兄、三师兄先查看一下大师兄的死因，然后可以共商善后。”

端木让听得身躯猛然一震，一手拭泪，双目乍睁，问道：“四师弟，你是说大师兄不病故的？”

不是病故，那就是他杀，教他如何不猛吃一惊？

范叔寒道：“小弟就是等二师兄、三师兄来了，才能鉴定。”

端木让看了范一眼，心中暗道：“小师弟是大师兄一手带大的，大师兄去世，他应该比谁都伤心，可以脸上没有丝毫戚容，只是紧攥着眉，似有极大心事，此中莫非有什么蹊跷不成？”

心念转动，口中“唔”了一声，站起身来。

范叔寒就伸挂起了账子，好让二师兄、三师兄查看。

端木让、夏鸿晖两人，站在床前，仔细看了大师兄的遗

体，最后自也拔开牙关，查看口腔。

端木让目光一注，身躯猛然一震，失声道：“大师兄会……”

他底下的话还没出口，只觉得四师弟手肘轻轻碰了自己一下，立即就没往下说。

范叔寒道：“二师兄、三师兄请外面坐。”

端木让、夏鸿晖退出卧室，在书房落坐。阮天华则垂站在四师叔身边。

阮福早已沏了两盅茶，放在几上。

范叔寒目光一抬，说道：“阮福，你站到走廊上去，没有我吩咐，任何人不得进来。”

阮福答应一声，回身走出。

范叔寒道：“你把书房门带上了。”

阮福随手带上了书房门。

端木让目光注视四师弟，问道：“四师弟，你自小跟随大师兄，又在这里担任大师兄的管事，咱们先听听你的意见。”

范叔寒就把在师兄三日出门，昨天傍晚才回来，一直说到中午还不见大师兄起身来，自己赶来，才知道大师兄业已去世，以及后来自己发现书案下有一本书，经阮福说出早晨进来，地上散落了数册书，自己检视书案抽屉，也翻极为凌乱，详细说了一遍。

端木让道。“你还发现了什么？”

范叔寒道：“大师兄遗容脸色灰黑，小弟检视口腔，喉舌

已腐烂，显系服了极烈毒药致死……”

阮天华身躯剧抖，哭道：“爹他老人家会是……”

范叔寒一摇手道：“天华，愚叔和二位师叔正在商量重大之事，你且下去，不许哭。”

阮天华拭着泪水，强忍着伤心，点了点头。

“唔！”端木让道：“还有呢？”

范叔寒道：“二师兄，三师兄总还记得，小弟十四岁那年，大师兄传受小弟剑法，会说：学剑要身法灵异，尤其咱们形意门剑法，须有六合，那就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为内三合，手与足合，时与膝合，肩与胯合，为外为内所以使剑之时，神存乎中，意乃外达，才能指挥如文均的在我意中，无法伤我分毫。小弟那年纪还小，心想师兄既说敌无法伤我分毫，一定是刀剑不入了，我很想试试，有一天，拿着剑，走进练武场，大师兄正在场中俯着身子用白粉画第一路剑法的脚印，我一看机不可失，立即举剑朝大师兄身后右肩刺去……”

端木让听得不觉脸上有了笑容。

阮天华心中暗道：“四师叔怎么说起他小时候练剑的事情来了？”

只听范叔寒续道：“大师兄蹲着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准备，何况我那时又是刚学了起手，更不防我会剑刺他，这一剑自然刺上了，我被师父打一顿，说我薄情寡义，差点被逐出墙，还是大师兄跪地请求，说我只是一时好奇……”

夏鸿晖一直没开口，点头道：“你发现大师兄右肩近腋处没有剑他创？”

范叔寒道：“是的，只是事隔二十几年，大师兄右肩下剑创，已经只有极细一条的白痕，不知内情的人，绝不会注意。”

端木让道：“但大师兄颈上左耳下有一颗黑痣，痣上有一长一短两根长毫，此人也有，又作解释呢？”

范叔寒压低声音道：“此人既然假冒大师兄而来，大师兄身上有的，他自然也有了。”

阮天华听得惊骇的道：“四师叔……”

范叔寒朝他摇手道：“你不要岔嘴，且听下去。”

“四师弟说得不错。”

夏鸿晖道：“但此人脸上既没有易容，也没有戴面具，怎会和大师爷有如此像法呢？再说，他既然和大师兄如此肖像，已是十分成功，又何用服毒自戕？”

范叔寒道：“这就是小弟百思不得其解之处，要等二位师兄来了，才能……”

话声未落，突然身形飘动，快如闪电，一下飞掠到门口，迅速的拉开房门。

端木让心中暗暗赞道：“四师兄一直追随大师兄，果然获益良多，这式身法，轻功之佳，已不在自己和三师弟这下了。”

范叔寒这下拉开房门，实在太快了，只阮福手提水壶，

道身，作出倾听之状，一时意然来不及直腰。

范叔寒脸色一沉，喝道：“阮福，你在做什么”

阮福弯着腰陪笑道：“回四爷的话，方才春兰提着一壶开水，来冲茶的，小的因你老吩咐过，不准任何人进来，小的就要她把水交给小的，正待进来冲水，四爷就发觉了。”

范叔寒脸色稍霁，点头道：“好，你进来冲吧！”

阮福提着水壶踉跄走入。

范叔寒转身之际，右手突然振腕一指朝他背后点去。

阮福似是有准备，身形疾转，把一壶滚水连壶朝范叔寒掷来，壶中滚水随着泼出。

范叔寒急忙闪身避开，口中大喝一声，双手齐发，扑了过去么？”

阮福一下闪到了端木让身后，大声道：“四爷，你要杀我灭口么？”

范叔寒听得一怔，沉喝道：“你胡说什么？”

端木让道：“四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范叔寒道：“他是奸细。”

阮福冷道：“四爷，做做了什么事，心里明白，难道还怕我抖出来吗？”

范叔寒气得脸色发青，怒声道：“好个恶贼，你居然还敢血口喷人，二师兄，先让小弟把他拿下。”

端木让道：“谅他也逃不出去，四师弟好好的问他不好吗？”